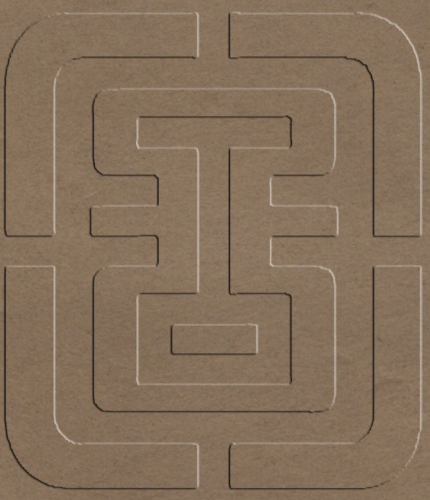




430



人物志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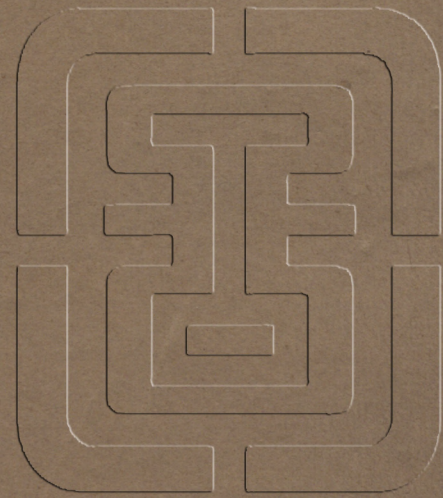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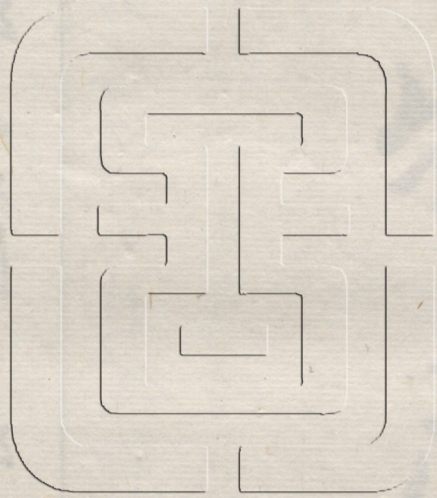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卷人

物

志

二

四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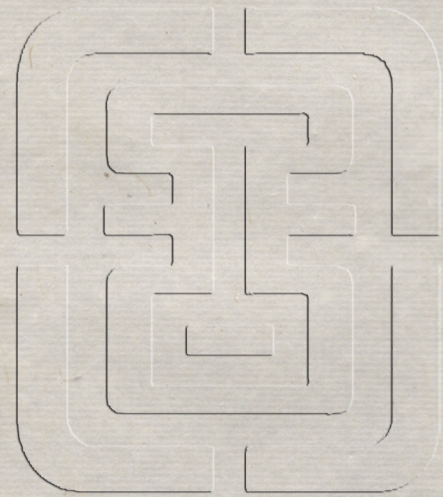
書

部



人物志二卷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明  
正德刊本原書版匡  
高營造尺六寸一分  
寬四寸

人物志序



逸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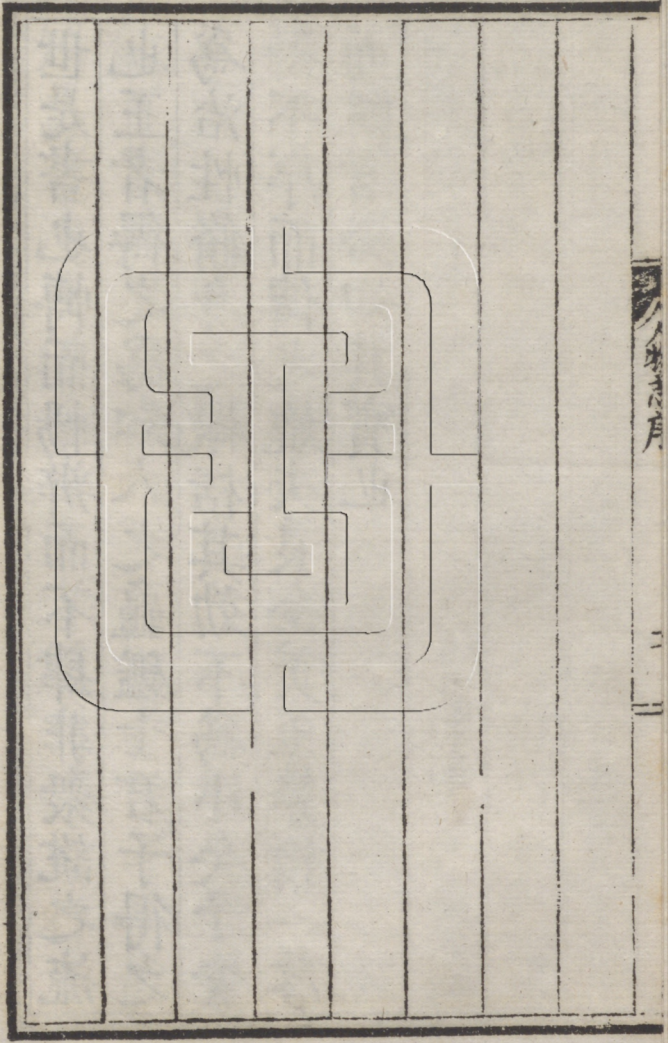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  
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  
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  
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  
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  
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延天下



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  
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  
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  
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  
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  
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  
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  
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  
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  
爲治性脩身之楛括其効不爲小矣予安  
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籛櫝一啓  
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 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儒林祭酒劉 昞 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 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

明邵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 聰於書計其度

一術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

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

君子小人之辭 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資師資相成其來



尚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

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

祗庸之德雖不改其俗常以詩禮為首躬

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

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

謗毀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

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

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

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是故仲尼不

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衆

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為四科之首叔生知

之門質志氣者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

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

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



日月至焉者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愛物者

豈能終之無斷信者露誠蔽在思狂狷以通拘

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或潔已而無為在

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已而無為在

疾控控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厚貌深

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又曰察其所安觀

為則似託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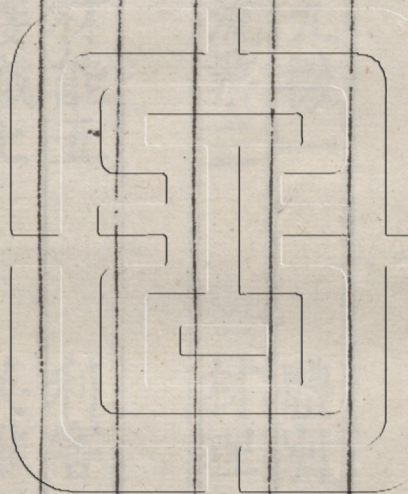
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終

則中外之情行必觀初以求卒

粗可觀矣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

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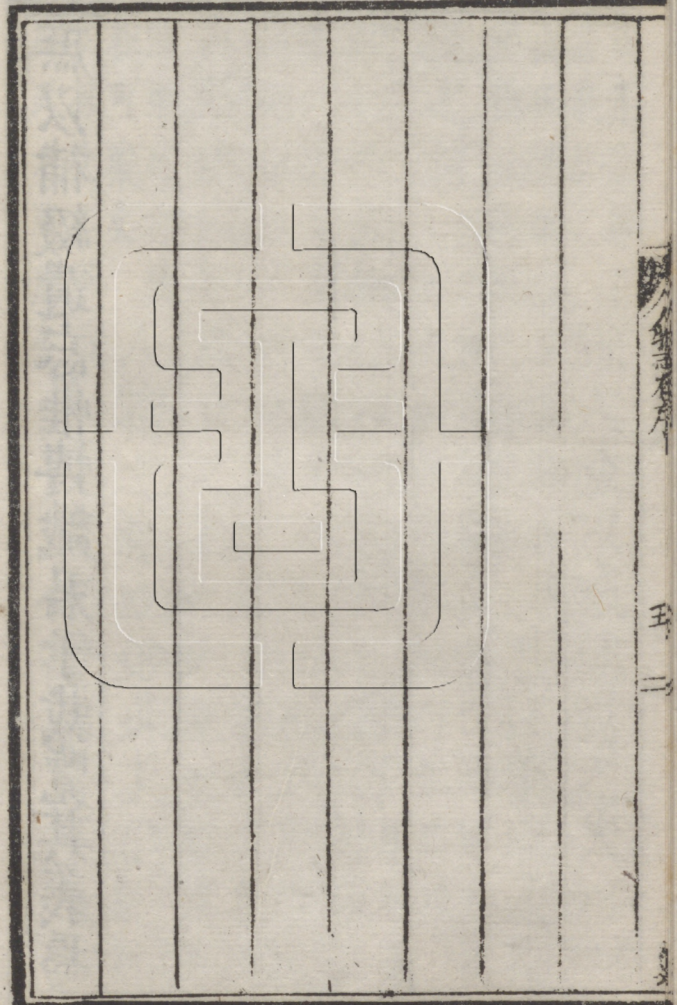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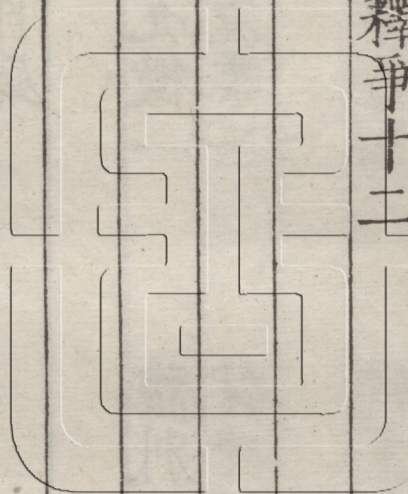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變性質稟之自然情  
變由於染習是以

觀人察物當  
尋其性質也

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



之察其孰能究之哉能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觀惟聖人目擊而

照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質不

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

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凡人之質

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

也田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則

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

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警之驥騏雖起

不和必有跋衛碎首决胃之禍也聰明者陰陽之精離坎耳目

視聽之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

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目故明白或失之於耳

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

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玄慮之人識靜



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

構以之濟世則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暎不能外光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

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二者之義蓋陰陽

止得節出處應宜矣若量其材質稽

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乎厥體矣筋勇

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色青

血勇色赤中動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外形豈可匿也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

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

則偏性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

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氣清

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則火

照察為禮之本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

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

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

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而暢者謂



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

水流疏達為智之原原不能成智

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

五物天地之常五德是故温直

而擾毅木之德也

温而不直則懦剛塞而

弘毅金之德也

剛而不塞則決缺愿恭而理

敬水之德也

愿而不恭則悖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

寬而不栗則慢簡暢而明砥火

之德也

簡而不暢則滯雖體變無窮猶依

乎五質

人情萬化不可勝尋常竟源常在於五

故其剛柔明

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

味各如其象

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决其儀進猛心質

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

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踳踳德

容之動顛顛印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

心氣於內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

心不繫一聲和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有

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行之聲心氣

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

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

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骨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徵

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為心而發故仁目

之精慤然以端心不傾倚則勇膽之精曄

然以彊志不怯懦則然皆偏至之材以勝

體為質者也未威不能不厲而嚴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

則木木疆激訐直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臚

固而不端則愚專已自是氣而不清則越

辭不清順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

之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五



質內充五精外章

五質澹凝 淳耀外麗

是以目彩五

暉之光也

心清目朗 粲然自耀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

神精

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  
智有精粗形有淺深耳尋其精色視

其儀象

下至阜隸牧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而得之也

性

聖人能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  
形容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

盡九質之徵也

陰陽相生數亦不過九故  
性相變質亦同之然

則平陂之質在於神

神者質之主也故神  
平則質平神陂則質

陂明暗之實在於精

精者實之本故精惠  
則實明精濁則實暗

勇怯之勢在於筋	<small>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彊</small>
弱之植在於骨	<small>骨者植之基故骨剛</small>
之決在於氣	<small>氣者決之衝也於靜矣</small>
之情在於色	<small>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small>
之形在於儀	<small>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small>
之動在於容	<small>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small>
之狀在於言	<small>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怒</small>
人也質素平澹中	<small>散外朗筋勁植固聲清</small>



色擇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

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為乖戾也則偏

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澤而質不平淡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

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伎兼各有其名也兼

材之人以德為目得仁義禮智兼德之人更

為美號道不可以一體諡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為仁齊衆形而不為

德凝然平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居履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仁大

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具體而微謂之德

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施仁以親物直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義以利仁失道

而成德柳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亦其次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兼一徵

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非純直似直而

通而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



未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未流之質不可勝

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豈蕃徒成羣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人無得而稱焉故

鹹而不謙謂之淡耶質而不縵謂之質耶文而不績

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和處質文

其心孔艱者乃有

豈蕃徒成羣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人無得而稱焉故

謂之淡耶

謂之質耶

謂之文耶

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

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

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

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

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

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

和處質文

謂之績耶

於堅勁

為節應變適化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

塗而拘者不逮屯然無為於天拘抗違中

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懸

薄則病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訐訐刺生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疑生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

於恕疑生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

生於疑生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

慎疑難疆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已生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傲宕生機辨普

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周普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廉潔休動磊

落業在攀躋失在䟽越䟽越生落沉靜機密

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沉靜樸露徑盡質

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於蓋多智韜情權在

譎畧失在依違隱遠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

是以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

或負石沉軀或抱木焦死猶晉楚帶劔遠相詭反也晉自

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

皆不異此反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

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順以柔

撓弱抗其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剛戾

何能入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

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抗為劇傷



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疑心寡斷何能雄

悍之人氣奮勇决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

順為恒竭其勢竭以順恐為恒怯而是故可

與涉難難與居約約奮悍毀跌之勢何懼慎之人

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義而以勇為狎

增其疑增以勇顯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節畏患多忌何凌楷之人秉意勁

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

以辨博為浮虛而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

彊其專一之心執意堅持何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

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繫以楷正為

其流宕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

之心約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

能立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廣以拘介為狷戾而

是故可以撫殺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狷

介之人砥甫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勿忘止



而以普為穢益其拘以弘普為穢雜而是

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休動

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

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是故可以進趨

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沉靜之人道思迴

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悞

以躁動為齷疏而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

速美其悞弱之心樸露之人中疑實蹈不戒

思慮迴復何及

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以權譎

而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實蹈

信之心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

何輕重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欺盡為愚直

之能量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

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教嚴其抗恕所以推

情也推已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守固

性分間義不徒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



之性已成激許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  
 意之所非不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已之信謂人皆  
 偽詐者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  
 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  
 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  
 用人之智去其材畢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

志業有清節家行為有法家立憲有術家慮智  
 無有國體絕備有器能而有臧否是非  
 有伎倆錯意有智意能鍊有文章屬辭有  
 儒學道藝有口辨應對有雄傑瞻畧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  
 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竒妙是謂  
 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



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主材為源則習者為流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已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

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

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

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

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

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

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

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功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

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

其任也上無爲則下常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刑

掌以道德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法禁制

教道胄子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材

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三材而徵冢

宰之任也天官之卿臧否之材師氏之佐

也分別是非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

以佐師氏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儒

天官以錯意施巧儒秀



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保安其人文章之材

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垂之後代辯給之材行人之

任也掌之應答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

師旅討送迎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

體何由寧理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

道何由善規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

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

不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

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夫理多品則

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

事違也情詭理多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情有九偏以情犯明

流有七似似是非而說有三失辭勝理滯



難有六構

彊良競氣

通有八能

聰思明達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

化以道

與時法制正事事之理也

以法理人

消息

宜適義之理也

以理教之

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

在觀物之情

四理不同其於才也

須明

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

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

道義與事

是故質

性平淡思心玄微

容不躁擾

能通自然道

捷

容不遲鈍

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

以事

理之家也

以道為理故

質性警徹權畧機

為理故審

質性和平能論禮教

容不失適

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

性機解推情原意

容不妄動

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

必情為理故

四家之明既異

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

明出

情動於性情勝明則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蔽故雖得而必喪也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用意龐粗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剛性

則志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廻撓用意猛奮論法直則括處

而公正性厲則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

礙則滯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指

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大道則徑

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不在退挫用意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窮

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理細故浮沉之

人不能沉思用意虛靡序疏數則豁達而

傲博性浮則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志傲

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晚聽辯說

則擬鏗而愉悅性淺則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易悅故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

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趨時務

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溫柔之人力不休



彊

用意溫潤  
志不美悅

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

性則和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

依理順故

好奇之

人橫逸而求異

志不同物

造權譎則侷儻

而瓌壯

性奇則尚麗

詭常而恢迂

故恢詭

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為理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

非心之所可以為理是

若乃性不精

浮漫流雅

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

似若可行

辭繁喻博似若

弘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

外佯稱善有

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

實自無

言觀察衆談

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

不知者

實不能知忘佯不

有慕通口解

似悅而不懌者

聞言即謚有似於辭

有因

勝情失窮而稱妙

辭已窮矣

跌則

倚蹠

理已跌矣

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

凡此七似衆人



之所惑也非明鏡焉夫辯有理勝理至不

有辭勝辭巧不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

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辭勝者

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白馬一非

而服于人及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反則相非猶火

水雜則相恢亦不必同又不故善接論者

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歷之不動則

不說也意在約馬傷無聽達則不難也相凡

難講為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

以馬彼意大同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

而說以小異入圓理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

終不可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

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汎濫多言已

不自明况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

他入乎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得

誰聽之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

八勿志上

九



而理未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善攻彊

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扶其

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彊者引

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擊疆者意銳辭或暫誤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善躡

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

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因屈而抵其性則

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思求久乃

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非徒怨恨

久思而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遂生忿爭夫

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故善難者

徵之使還氣折意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

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

則妄構矣妄言非譬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

制止欲人之聽已止他人之言人亦以其



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也當已

出言由彼方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

諱不解則怒構矣於其兇怒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

造事立義當源理定故雖有若說而不難

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難人競說若不知何

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理多端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

回聽哭蒼思能造端子展謀明能

見機史駢觀目動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

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守能待

攻墨子攻能奪守毛遂進曰

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

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

適有一能所謂偏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



目矣各以所通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

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

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

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

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

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

相是是以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

避其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聰

叡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善言出已理

足則止通理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人

過跌輒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

當歷避不以事類犯人之所胡故反與

則人人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已有武力

諱眇暗倫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林平釋信而後

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贊愚人之偶



得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

氣折謝不恡不避銳跌方其勝難勝而不

矜理自勝耳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

不貪勝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

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以求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

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京儒林祭酒劉昞注

材能五利害六

接識七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



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器大小異

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

夫能之為言已

定之稱

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

豈有能大而不能小

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

寬者弘裕急者急切

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

弘寬

宜治大急切宜治小

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

其功而總成其事

急切則煩碎事不成

急小之人宜

理百里使事辦於已

弘裕則網漏庶事荒矣

然則郡

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能治

大縣亦能治小縣

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

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能大而小仲

尼豈不為季氏臣

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

也

鼎能烹牛亦能烹雞

故鼎亦宜有大小

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

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

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

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

文者理百



官武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

治軍旅無敢有消息辨護之能周旋有德教法懸

能總禦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能人懼

師人之能道術深明有行事使人謹讓之

能云為得理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

有權奇之能成務以奇計有威猛之能昭著

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

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其身

掌天官而總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

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公正之政法無私

官而詰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

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而

助論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冢宰之佐為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

外行事之能謹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



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辨衆事故佐秋

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官而督傲慢

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

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官而成藝事

佐為國則刻削之政是非章故佐師威猛

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氏而察善否

為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凡偏材

之人皆一味之美師而振威武故長於

譬師以甘為名  
酒以苦為實

辦一官而有餘力材而短於為一國兼掌陶

成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調鹽人

醯人調醢則五味成矣譬梓一國之政以

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異五方不同風俗各

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

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理簡而天下之

以之治小則迂網疎而禾辨護之政宜於



治煩事皆辨護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

也便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畧無方以之治

平則無奇術數煩衆矯抗之政宜於治侈

矯在過正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諧和

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以之治舊則虛

苟合之教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

以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威猛之政宜

於討亂亂民桀逆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

善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彊民以之治

貧則勞而下困易貨改鑄故量能授官不

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

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

能行勝則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

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平淡無為故臣

以自任為能以竭力致功君以用人為能賢

使能國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君以能

家自理秀



聽為能

聽言觀行而授其官

臣以能行為能

必行其所言

君以能賞罰為能

必當其功過也

所能不同

君無為而

臣有

故能君衆材也

若君以有為代大匠斷則衆能失巧功不

成矣

利害第六

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

流漸失源故利害生

夫節清

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

德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

未

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

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理於人故

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進

理順則衆人樂

之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

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

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

而常顯

非徒不弊存而有顯

故為世之所貴

德信有常人不可

能法家之業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

賤能

法以

禁姦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衆

是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衆

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忌

姦黨樂亂忌法者衆

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

憲防肅然



內外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為非振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治道乃成其弊

也為群枉之所讐法行寵貴其為業也有終受其害

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故功大彊明

而不終是以商君卑術家之業出於聰思裂吳起支解

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其成事效而後乃彰也

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計謀微妙其始

是以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不識至精終始合符

識道著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其功豈能貴之

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其退也藏於

隱微計出微密其為業也竒而希用主計

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智意何由章

之業本于原度其道順而不忤將順時宜

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矣善者來親

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其功足

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其敝也知進而

不退不見忌害是或離正以自全媚故遠



正其為業也於謂而難持韜情諳智非故或

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滅否之業本乎是

非其道廉而且砥清而濕雜故其未達也

為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汗已達也為衆人

之所稱業常明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清

道潔是出則受譽其訛之所怨詆訶之徒

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能寬裕故或先得

而後離衆清亮為時所稱伎倆之業本于

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其未達也

為衆人之所異伎能出衆故已達也為官

司之所任遂事成功其功足以理煩糾邪

釋煩理邪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不端其

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道不平

乎太

接識第七推已接物俱識同體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而士無衆寡皆



自以為知人故以已觀人則以為可知也  
已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已之所知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  
識也夫何哉所由已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  
他便謂人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則善策畧  
不識物也士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何以  
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  
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而或  
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法制之人

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  
方直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業  
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  
度在思謀故而不識遵法之良謂思謨是  
貴策畧之人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  
以法制畧之規度在辨護故而不知制度之原謂  
計足以立功何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  
能識韜諳之權度在原意故而不貴法教



之常謂原意足以為正伎倆之人以邀功

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悅功能之人而不

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臧否之人

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故悅謹訶

之而不暢倜儻之異謂謹訶乃成教言語

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

故悅敏而不知含章之美謂以辨論事乃理

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誰肯道人之是

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性越接響而情

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越接響而情

而逾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則親異

體則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

法家兼術故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

能以法治者所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法體

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八體通

則八材當位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



人始進陳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  
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  
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  
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  
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  
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無疑矣然則何  
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  
識其兼材也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

而為之名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為之名目

言不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已之有善因事

言常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有善

耳不樂聞人稱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法

則疑其刻削聞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

則疑其刻削聞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

異則相返反則相非相聞深則心術焉得而

而不聽蘇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其

義



多方疑似  
見美也  
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  
待時來語疑其

實抗為高談則為不遜  
辯護理高疑其凌已  
遜讓不

盡則以為淺陋  
卑言寡氣疑其淺薄  
言稱一善則以

為不博  
未敢多陳疑其陋狹  
歷發衆竒則以為多端

偏舉事類則欲以  
釋之復以為多端  
先意而言則以為分美

言合其意  
疑分已美  
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  
欲補其失反不

也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已  
欲反其事而明乃疑其較也

博以異雜則以為無要  
謂之無要論以同

體然後乃悅  
弟兄忿肆為陳管蔡之  
於是乎

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  
苟言之同非徒親愛而已乃至譽而

舉此偏材之常失  
意常姻護欲人同已不必得何由暫得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為文昌雄為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  
尚

有之况  
於人乎  
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  
英文以為

名武以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  
雄為號  
膽力過人

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



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各以二分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之膽者雄之分英有聰明須膽

而後成雄有膽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

力須知而後立

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智而無膽不能正言

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

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

機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不決則不能行

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服非勇難不排

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百巧乃可成然後乃能各濟

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功若聰能謀

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

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聰能謀始明能見

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

明能循常勇不能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

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雖絕群

何先鋒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



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力能先登

何將帥之能為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臨事無謀膽能決之

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

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

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

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

為相制勝于近雄可以為將揚威于遠若一人之身

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

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

後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

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濟江焚糧而不能聽采奇

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

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

其用雄既服矣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



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智者何

由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群也英能得

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

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

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群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問雜濟恤而

怪奪某人或救濟廣厚而乞醢為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

度觀其愠作則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

微質相應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許

倉卒難明察其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

純愛則物親而情通六曰觀其情機以辨

純敬則理踈而情塞七曰觀其所短以知

恕惑得其所欲則惑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

所長計刺為直而何謂觀其奪救

達雖體衆材而材不聰明以明問雜夫質有至有遠剛質無欲所以為至貪情或勝



所以為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  
以欲勝剛以此 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

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  
似剛而不剛 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  
於慈心中

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  
必濟恤者 危急則惻隱  
於仁情動 將赴救則畏患是仁

而不恤者  
必赴危 處虛義則色厲  
於精厲見 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  
必無慾然

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  
於愛財傷 仁而

不恤者則懼奪之也  
於恡損 厲而不剛者

則慾奪之也  
於利慾害 故曰慈不能勝恡無

必其能仁也  
於愛則不施何 仁不能勝懼無

必其能恤也  
於懼不果何 厲不能勝慾無

必其能剛也  
於情在利慾何 是故不仁之質

勝則伎力為害器  
於力此害已之器也 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  
於廉質既負而性強



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惡物宜翦而除

救之此稠厚之人非大害也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生

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助善著明雖疾

惡無害也疾如殺無道以就非也救濟過厚

雖取人不貪也譏取人之物非大貪也是

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

悵奪慈仁或救過濟其分而平淡之主順而恕何謂觀其感變以

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

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夫觀其辭

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別察其應贊猶視

智之能否也聲和而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

相別識彼唱此和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

唱正是不善言應玄也默而識之經緯玄

白通也明辨是非移易無正雜也據言不一

渾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

人明也以明為晦智也心雖明之微忽必



識妙也理雖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踈也心致昭然

踈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泉滋中出測之益深也

假合炫耀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池水無源洩而虛竭自

見其美不足也智不贍足恐人不伐其能

有餘也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

失實必有憂患之色憂患在且荒憂患在心

疾疾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喜色愉然

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

粗白粗赤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

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

心恨而言強和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

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雖言未發而怒

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言將

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強行不

怒氣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心

容意恨而和貌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心動感愕以



明雖變可知情雖在內感愕發外是故觀

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其心物有常度

然後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

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至二

質氣之謂也質直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

生焉骨氣相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既

清矣力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

稱智直彊愨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集于

端質則令德濟焉善徵端和加之學則文

理灼焉瑩則成文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

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清

斷可知之名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

訐性違不能公正何正之有依訐似直以

訐訐善以直之訐純宕似流不能通道氣

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傲過節似通之宕故

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



為訐則異直人之訐許惡憚非通者亦宕

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通

之宕簡而達道純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

温者德也所以為德直而好訐者偏也直性

過訐所訐而不直者依也所以為依道而

能節者通也所以為通節通而時過者偏也

性通時過宕而不節者依也所以為依偏

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通直

或偏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不量已力難

畏怯不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顧材能日謂

效驗進銳似精而去速不能久任訶者似

察而事煩謹訶之人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

似給終面從似忠而退違却則自是此似

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亦有似非而是者

事同於非其大權似姦而有功伊去太甲

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博愛似虛而



實厚汎愛無私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

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

明之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

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若其實

憂手躡兜何迂乎有苗是以昧旦晨故聽

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訥貌惡仲詭情御反

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賢否之察實在所

依雖其難知即當尋是故觀其所依而似

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

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

莫過愛敬敬立於父子是故孝經以愛為

至德起父子之親以敬為要道終君臣之

之易以感為德氣通生物人以謙為道卑

道寂寞無為禮以敬為本禮由陰作樂以

愛為主歡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



之誠方在哺乳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

而道無不通也體道脩德故然愛不可少

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人好敬是以歸之而

衆人不與衆人樂愛多於敬則雖廉

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衆

死則事成業齊是故何則敬之為道也嚴

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肅容過之不久逆

也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篤密

感物深感是以翳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

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

在禮敬則嚴肅而外內之情塞然必愛敬

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

肅穆之風可得希矣何謂觀其情機以辨

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為

力者譽烏獲其不杼其所能則怨為辨給

緘其心莫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已所能以

不忿然所以謙損下之則悅早損下人皆喜悅犯其所乏



則姻	人皆悅已所長惡已所短以惡犯姻
則妬	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害
也	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
志	欲遂已所欲故烈士樂奮力之功 <small>遭難而奮</small>
善士	樂督政之訓 <small>政脩而用</small> 能士樂治亂之
事	治亂而術士樂計策之謀 <small>廣筭而求其策</small> 辨士
樂陵	訊之辭 <small>賓贊而求辨給</small> 貪者樂貨財之積 <small>貨財</small>
積則貪者	容其求
幸者	樂權勢之尤 <small>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柄</small>

苟贊其志	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
則喜也	<small>所欲之心</small> 若杼其所欲則不
獲其志	不獲其志則戚 <small>憂已才</small> 是故功力
不建則烈士奮	<small>奮憤不能</small> 德行不訓則正
人哀哀	<small>哀不得</small> 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 <small>不</small>
其能用	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 <small>思不得</small> 貨財
不積則貪者憂憂	<small>憂無利</small> 權勢不尤則幸
者悲	<small>悲不得</small> 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 <small>怨</small>



不杼其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  
能悅也  
皆欲居物先故  
惡人之自伐也  
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  
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  
惡其有勝已之心是所謂  
自伐歷之則惡也  
終不自伐人情皆欲求  
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  
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懾  
不問能否  
皆欲勝人  
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  
君子以謙終日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  
稱其長

則悅稱其  
所短則慍  
是故人駁其所短似若物冒之  
情之憤悶  
有若覆冒  
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媮也  
覆冒  
其心  
媮戾  
人情陵上者也  
見人勝已陵犯其所  
惡雖見憎未害也  
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駁  
短是所謂以惡犯媮則妬惡生矣  
以已之長駁人  
之短而取其害是  
以達者不為之也  
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  
上  
人物之自大  
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  
物知  
情好勝雖或以小  
犯已終不校拒也  
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



避其害也務行謙敬小人則不然既不見

機不達妬而欲人之順已謂欲人無違已以佯愛

敬為見異孔光逡巡以偶邀會為輕謂非本心

念其輕已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而難事是

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明賢

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

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

然後物不自伐下不陵何謂觀其所短以

上賢否當位治道有序智不能故

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周也

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其剛之失也

厲剛切傷於理故諫和之失也悞悞及道故

宮君不從承之以劍和之失也拘生守信死於橋

下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

可非其訐用其訐也直也者直之徵也非

不能為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

可非其厲用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

不能為剛和者不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



可非其懦用人之和悞也者和之徵也懦非

不能為和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

可非其拘用人之介也拘也者介之徵也拘非

不能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有

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是故觀其徵

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

厲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

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宜也禮者德

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執也智

者德之帥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

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日火

所以照晝夜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日火

達愈明所照愈遠及遠之明難聖人猶是

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材藝精

巧未必及理困習成巧理義辨給未必及

智理成事業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後智經

人物志

卷二



遠道思玄遠然後乃周道無不載是謂學

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

變而後及道也者回復變通理不繫一是

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濟

理而已合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故

以明將仁則無不懷威以使之以明將義

則無不勝示以斷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

明練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

成務故好聲而實不克則恢恢迂遠好辯

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好法而思不深則

刻刻於理過好術而計不足則偽詐誣也是故鈞

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

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

明也是以動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是

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之三



人物志卷中

以購其... 明也... 善於而... 林而致... 陵... 而... 不... 而... 不... 而... 不...

人物志卷下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 微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

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 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



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或或小知而大無成

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有晚智而速成者

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材同勢均則相競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

求而名壓難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尤妙尤虛魂故察

也夫采訪之要在多少事無巨細然

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而信於耳

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

意轉而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雖無所嫌

意若不疑無信毀譽者心且人察物亦自

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

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是

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以目不知人

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故州閭之士皆

譽皆毀未可爲正也或或獨立不群交遊之

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交結致譽不三



行違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

稱言忠信行篤敬雖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蠻貊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

况州里乎故偏上失下則其終

得上而失於下或阿故偏上失下則其終

有毀非之者多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雖

推之上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利此正直

不信異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

或違正阿黨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

故合而是之

合而若有奇異之材則非眾所見奇逸絕

非之識而耳所聽采以多為信不能審查其材

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

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苟

不明質或踈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踈

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非

必有以其所是順已所長惡人一是一與則

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以與已同忘



駕為至孝殘批為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

短一以其所乏不明已長善人一短與以其

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

其善杖以與已異百善皆棄謂曲是惑於愛

惡者也徵質暗昧者其於夫精欲深

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曠小精微所

以入神妙也麓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則

失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

咎悔也大則驕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

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王赫斯怒

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由此

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

大故三分天下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

而心又大故名豪雋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志小

闊遠故為傲心小志小者拘悞之人也

志短豈能弘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謂



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便見項羽號稱強楚是誤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夫人材

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生則

秀異故童烏蒼舒總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

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有少有令材

遂為雋器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

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夫幼智

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仲尼

戲言俎豆鄧旅故文本辭繁初辭繁者艾指圖軍旅故文本辭繁長必文麗辯始

給口幼給論也長長必慈恤者施

發過與幼過與者慎生畏懼長必謹慎廉

起不取幼不妄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小見

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雖舒緩終

暗者並困於不足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

而有餘皆能極之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



常以一槩是疑於早晚者也或疑早晚或以  
責於終始疑早晚或以  
晚智而疑早成故於夫人情莫不趣名利  
品質常有妙失也  
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名利與之損  
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已故人無賢愚  
皆欲使是得在已賢者尚然能明已是莫  
過同體體同於我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  
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同體能明已  
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已體反是序異雜

而不尚也不與已同不與已異推而論之  
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  
而著已由與已同體故証至于異雜  
之人於彼無益於已無害則序而不尚以不  
彼為是不以已為非是故同體之人常患  
於過譽譬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  
及其名敵則勢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  
下相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直則心



好而不能受人之許刺已之非則盡者情

露好人行盡於人則見人穎露而不能納人

之徑說已徑盡則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見人乘人則而不能出陵已之後於已

則忿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

也並有旅力則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

害也恐彼勝已則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

助直而毀直則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

明人明過於已明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

理是嫌於體同也體同尚然夫人所處異

勢勢有申屨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貴物不

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貧賤窮匱勢之壓

也身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為動靜固是故

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其進則衷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材之人則隨世

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



損益宇常之智申壓在時故是故藉富貴

則貨財克於內施惠周於外貴財有餘見

贍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

食其見援者聞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

畫計曹丘見接為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富夫

季布揚名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富夫

與貴可不以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處

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况他人手

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

極識奇材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

而不能援

之饋外無縕袍之贈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皆意氣

薄分意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

何由立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

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夫貧與賤

乃至無由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故世有侈

是故貧賤妻子慢况他人乎故世有侈

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天

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給家

人足路人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饋之

得辭施之高名皆貧則求假無所告家貧

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戶乏



粟成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無乞假

與嫂叔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

而茂遂已既自足復須給賜則私理卑抑

有累之者已既不足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接

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

謂申達者為材能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

貴賤殊塗申壓之變在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

之寡失形色外著故失繆之由恒在二尤

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是故非常人所見故尤妙之

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譬金水內明而外朗故馮唐白首

屈於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猶燭

照灰燼內暗故主父而人之求奇不可以

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非其尤奇異或以貌

少為不足觀醜蔑貌惡或以瑰姿為巨偉

見江克貌麗或以直露為虛華疑無厚實

或以巧飭為真實巧言如流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為早成而用之夫

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

徵質不明不能識奇故遺賢而賢有濟則

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拔奇而奇有敗則

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任意而獨繆則悔

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廣問而誤已則

怨已不自信魏器心存於漢是以驥子發

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

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

也故非常人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為衆

智之雋也不以質弱荆叔色平而神勇為

衆勇之傑也而傷於色和然則雋傑者衆人

之尤也故奇逸過衆人不能及聖人者衆尤之尤

也通達過衆奇不能逮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

非天下之至精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

得為第也郡國之所雋異比於一州之第



於天下為根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  
 也天下之根世有優劣英人不可及根一回反樞  
 出是故眾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已之尤伊召管齊應運乃  
 勝已則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尤者非  
 以為貴而不貴尤之所尤衆人之所識  
 故眾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衆人明者粗  
 之士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  
 而已而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郡國出輩  
 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郡國出輩  
 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  
 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

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不能究之入室之  
 奧也如有所立卓爾雖由是論之人物之  
 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為當擬諸形容象其  
 一隅而已物宜觀其會通舉其

效難第十一人材精微實自難知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遊  
 難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已雖知之何  
 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智無形狀能神而



明欲入其神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人知

則哲惟帝難之况常人乎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守各

而巳其一方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以已所能

或相其形容以貌狀或候其動作以進趨

或揆其終始以發正或揆其儼象以旨意

或推其細微以情理或恐其過誤以簡恕

或循其所言以辭旨或稽其行事以功效

八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為故其得者少

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已而失其異是故

必有草創信形之誤或色貌取又有居止

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故其接遇觀人也

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

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智淺易見深明

沉漠則以為空虛智深內明分別妙理則

以為離婁研精至理口傳甲乙則以為義

理強指物類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妄說



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強議賢愚平

道政事則以為國體妄論時事猶聽有聲

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

猶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

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

衆人皆謂之儒立夫名非實用之不效箕

而問之一人而已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

不可以籤揚此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

斗不可以挹酒漿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

退衆觀形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

之有效真智在中衆不能見故名由衆退

而實從事章效立則此草創之常失也淺

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故必待居止然後

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

識之所視其所止觀其故居視其所安安其

敦於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富視其所與

仁嚴壯者窮視其所為勤於智貧視其

所取取其分者然後乃能知賢否賢反此

者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豈相也哉所以知

質未足以知其畧畧在變通且天下之人



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或志

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董卓或未

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李軾始專心於

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則布衣

折節卒則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如此

窮奢極侈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

又察其變故非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

已莫知已難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

而喪未及進達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

先沒世已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

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

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寶后何方好黃老或

不在其位無由得拔下和非因匠或在其

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公孫錄是以良材

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已

之遭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



或在位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  
識已復須在位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  
智達復須在位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  
貢薦雖妨識辨賢愚而屈或好貢薦而不能  
識真賢在位而明不能識好是故知與不知相  
與分亂於總猥之中賢或好賢而不識或不  
用同於衆總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位身無  
紛然淆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  
無由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而身不能識所  
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

難是以人主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  
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  
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  
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况小事乎  
蓋善以不伐為大能善而自伐其賢以自  
矜為損行賢而去自賢之是故舜讓于德  
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帝雖

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  
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天位郅至上  
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犇此



大夫矜功陵物或宗移族滅或逃禍然則  
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然則  
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

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兕虎所

檻以其性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

敢凌軌等足不苛蹈內勤已以自濟外謙

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為非是以怨難不在

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彼

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無巨

揚物以是以前者人害之矜能奔縱有功

者人毀之恃功驕盈毀敗者人幸之及其

人情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

相過並驅爭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道中

險更相蹈籍而斃後者乘之譬免殛由是論之爭讓之

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

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

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在前為速銳

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



以處後為雷滯故行坐汲汲以下衆為卑

屈以躡等為異傑苟矜起等以讓敵為迴

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不顧元帥是故

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

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遂以抗

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為田蚡敵難既構

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溷

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鬪

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

疊也若本無憾恨遭事必依託於事飾成

端末凡相毀而飾成之其於聽者雖不盡信

猶半以為然也由言有端角已之校報亦

又如之復當報尾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

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

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說

人之瑕人亦說已之穢並辭競說者為貸



手以自毆

辭忿則力爭已既毆人人亦為

惑繆豈不甚哉

借手自毆借口何然原其所

由豈有躬

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已能自

自責兩不言

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

所以爭者由內不能怨已

或怨彼輕我或

疾彼勝已

是故心爭夫我薄而彼輕之則

由我曲而彼直也

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

知則見輕非我咎也

固其宜矣若彼賢而

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

德輕在彼若德

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

德鈞年次

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

材均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僇

矣

衆雋等而名未別

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

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

此二賢者

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

物勢之

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尺

爻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泯矣

夔之屈以求伸蟲微



物耳尚知鋪  
屈况於人乎

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

故含辱而不辭

韓信屈於辱

知卑讓之可以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

展喜犒齊師之謂也

及其終極

乃轉禍而為福

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戰

屈讐而為

友

相如下廉頗而為刎頸之交

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

美名宣於無窮

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

君子之道

豈不裕乎

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

且君子能

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閫之大訟

大訟起於纖芥

故君子

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

之敗辱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可救

怨在

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

怨在纖微則謙德可以除

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

消消不息

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可救哉

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

受離身之害

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

彭

寵以朱浮之邾終有覆亡之禍

恨督責之小故違終

始之大計是以宗夷而族覆也

禍福之機可不慎哉

爭桑



吳楚之難作季郢聞雞魯國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前無堅敵以自修

為棚櫓修已以敬無害者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

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玄

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

見耳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若然者

悔怵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猶色貌

爭乎動况力彼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

為險詖者已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

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

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桀兕而攫虎其可乎

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

有衆起言險而行違必老子曰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謙讓為務者是故

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

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有功

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功大而不伐三等

推功於物愚而好勝一等不自量度賢而

尚人二等自美其能賢而能讓三等歸善於物

故為上等緩已急人一等性不怒人急已急人

二等福戾峭刻急已寬人三等謹身恕物

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

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小人安其

能及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處上等而

不失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

其功美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

自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

合也豈故不伐辭賞詭情求名耶彼君子

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自損而行

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自

而行毀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



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讓敵者勝之也下

眾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君子誠能覩爭

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

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於上肆之險途獨道

嗚歌正鳴鳳於玄曠然後德

輝耀於來今清光作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

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

時燉煌劉昶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

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

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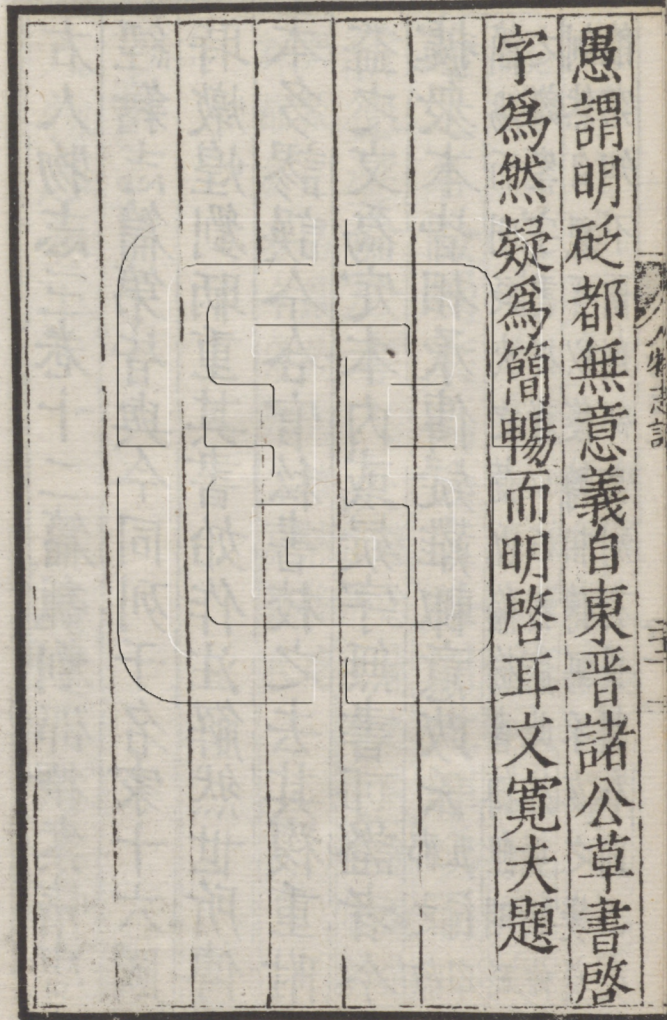
據眾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行曰

簡賜而明硃火之德也徧檢書傳無明硃

之證案字書硃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  
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  
能究知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云矣



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  
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

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

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

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

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從下耳訓高也

李舟切韻訓羨也高羨又與孔才義符楊

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罵法

言亦作邑旁邵蓋力下文近易訛讀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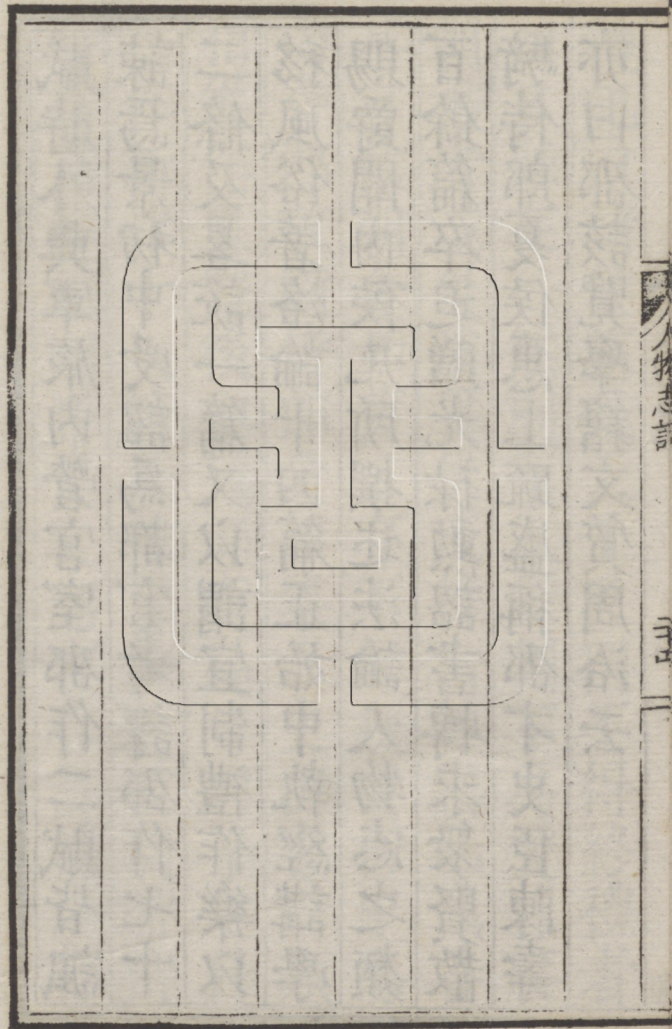
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  
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邵曰  
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



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  
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豫廢  
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行謬誤也或善  
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  
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更群書以類  
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詢等定科  
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  
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

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  
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邵作七十  
二條及畧說一篇又以謂宜制禮作樂以  
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  
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  
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邵才史臣陳壽  
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  
 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  
 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  
 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何誰  
 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  
 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  
 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  
 暹據涼州徵為儒林祭酒從事郎高好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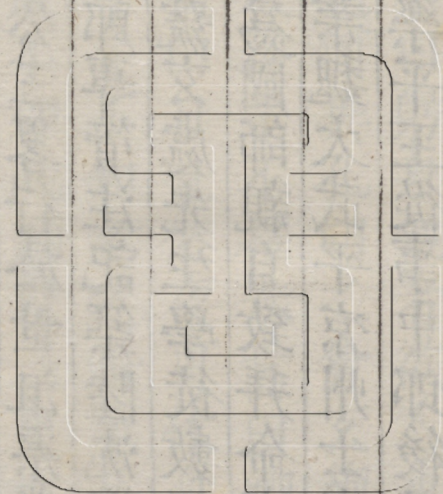


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佐付側請  
代其事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曲典籍吾  
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  
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曰卿注記篇籍  
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冊言昞  
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者畧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

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  
志黃石公三畧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  
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  
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  
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  
北面爲業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  
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思歸道病卒  
以上並案邵昞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



序記



序人物志後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污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



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趋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重刻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纒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亶亶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



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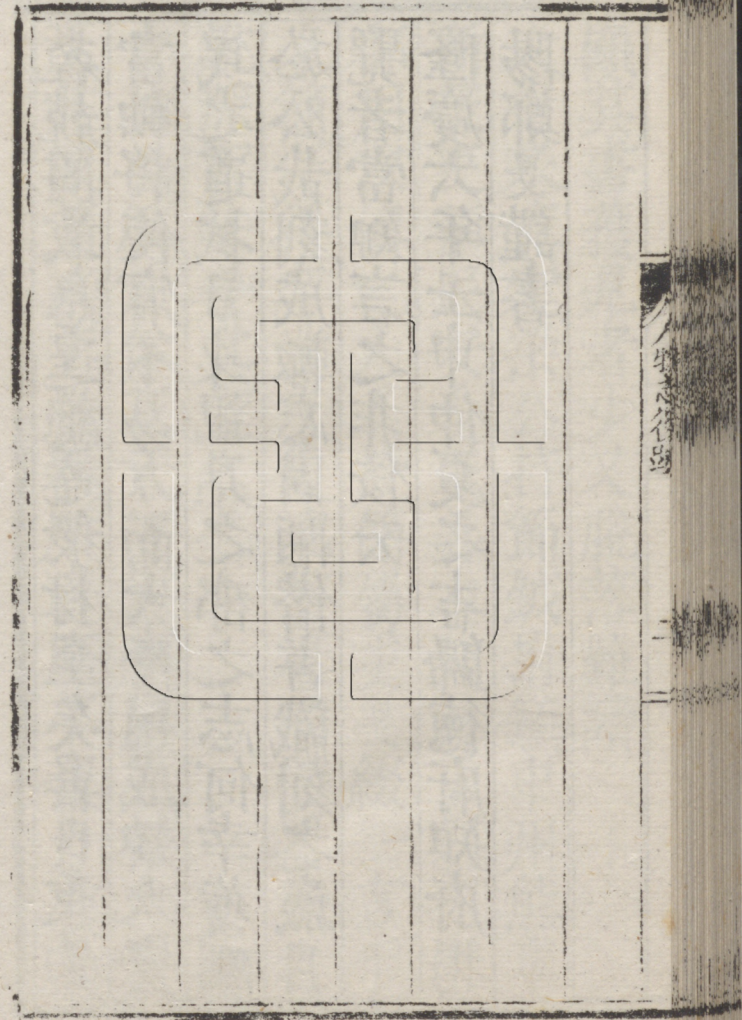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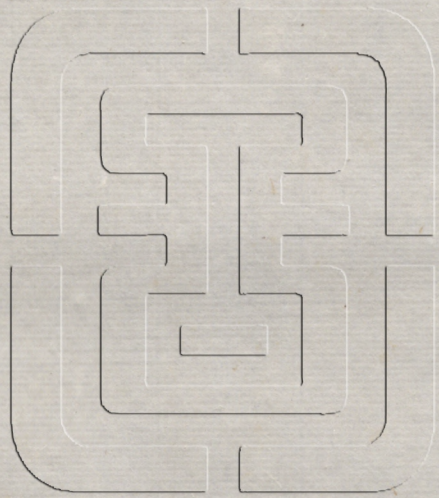
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拊鎮中州熊車  
所莅吏稱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  
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曷綴一言于  
末簡曷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  
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  
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

兢兢罔敢怠遑總達衆材至矣異日秉鈞  
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  
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  
於公哉刻成輒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  
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  
陽鄭旻謹書





雙行出



